



【名家背影】

## 魏明伦先生的来信

□许志杰

闻魏明伦先生去世,实属突然,感觉这位“巴蜀鬼才”一直是年轻活泼的,总有使不完的劲儿去应付身边各种杂事。前不久还通过网络见他出席什么活动的消息,八十多岁的人风采依然不减当年,我想“巴蜀鬼才”是可以永远进行下去的。每见魏先生的动态,就私下念叨什么时候去拜见一趟,如今却成了永远的不可能,怪我嘴勤腿懒。

魏先生自学成才,不到10岁便进入自贡川剧团,做演员、导演,后来转为专职编剧,成长为著名剧作家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,名声显赫,特别是1985年创作探索性剧本《潘金莲》,引起全国轰动,评论之声不绝于耳,不仅业内争得不亦乐乎,许多门外之人也挤进门来看热闹。现在川剧火爆,不仅川剧大本营四川,全国很多文旅网红打卡地都在“变脸”,这与魏先生当年不遗余力的加持推广不无关系。不知从哪年哪月始,魏先生突然爱上杂文随笔写作,出手几篇,引来围观,行家无不叫好。杂文家的大名随之而来,这顶桂冠也成了他光芒四射的又一张亮丽名片。再加上出神入化的辞赋,魏明伦因此被赞为“三绝”。

我与魏先生的交往当起于他创作杂文随笔之后几年,那时他已是妥妥的杂文大家,但只有书信来往,未曾谋面。

翻看珍藏的几封魏先生大札,其中一封很有意思的信,写了满满一页,未尽之处,又在左下角加了附言。似乎感觉还是意犹未尽,实在没地方了,就用笔点点……魏先生把写信当成了剧本,整张信纸,被他的文字分成好几个山头,一个山头一个故

事,像极了一幕一幕的剧情。魏先生的信大致说,一是将进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,本来准备给报纸写的文章,只好待会后完成作业。二是简单提了几句河北作家陈冲的几篇文章,认为作家做人要“厚道”。估计是两位作家在某些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看法,详情魏先生没说,至今我也不知道啥情况。陈冲先生已经去世几年,今魏先生也飘然离去,他们带走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风流,留下的未必不是尘封已久、需要后人打开的一段人间佳话。最有意思的是信纸左下角的附言,魏先生是这样写的:“报告,中国艺术界1988年十大神秘人物评选揭晓,在下当选,另有英若诚、吴天明、张艺谋、潘虹等人共十位。详见天津《今晚报》1.27日,贵州日报《文摘》2.22日……等报刊。请查阅,贵报似可报道?斟酌。”这是在当年艺术界很有影响力的一件大事,入选的艺术家当之无愧。在尚未接到魏先生来信之前,全国各地报章早已争相发布消息,包括我所供职的报纸。可见魏先生做事之细致,愿意把自己的喜悦分享给大家。

见信如晤面,字如其人,文似其人,“巴蜀鬼才”之面目跃然纸上。魏先生的每一封来信,我都是要看好几遍,八九不离十弄懂其含义,思量良久,然后才敢提笔回信。与大师级文人打交道,其实也是如履薄冰,即便咱有差错人家宽宏大量不去计较,对以后再交往还是会产生诸多阴影。当然如果你有心去把这件事做好,那你得到的教诲和影响,潜移默化,久而久之得到的提高就是多方面甚至是全方位的。我个人受益极大,始终心怀感恩,仔细完好地珍藏着包括魏先生在内的他那人写给我的每一封来信,常打开回味曾经带给我的喜悦与兴奋。当时接到先生们来信的情景,恍如昨日,历历在目。

1988年元旦,齐鲁晚报创刊,我从一家出版社调到晚报副刊,负责杂文随笔类的约稿编辑工作。那是一个杂文、随笔非常兴盛的时代,每家报刊几乎都辟有模样差不多的栏目,有的一周一期或两期,有的则频率甚急,差不多天天都有,全国那么多报纸杂志,杂文随笔的需求量很大。繁荣的文坛令人兴奋,但对于报纸副刊编辑来说,同行之间竞争激烈,网罗天下杂文随笔名家的任务就显得十分紧迫与繁重。尤其是处在同一个省或市的同类报刊,互相之间的竞争,可谓白热化。记得有一年暑天,某晚报邀请居住在北京的杂文随笔作者到海边纳凉避暑。有几位先生与我相熟,想到平日见一面不容易,现在来到相距不远的地方,就打电话把这事告诉我。我也觉

得这是一个与各位先生见面的好机会,在确定日期之后,与同事一起赶到了那里。不料酒店大门紧闭,酒店里的人想出来,没门;大门之外的人想进去,更没门。大家心照不宣,彼此理解,优质作者资源匮乏,竞争激烈,奋力进取的办报人只能使尽浑身解数,去寻找各自的门路。

那会儿出差不易,通讯设备落后,写信是相对简便通达的联络方式。初到报社,对于很多作家知其名,不知其何方人士,看到其他报刊发出的名家名作,急得抓耳挠腮,却不知从何做起。很幸运,通过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马瑞芳老师的关系,得到了人民日报副刊部主任蓝翎先生的通信地址,他既是杂文大家,又是山大校友,还是山东老乡,最重要的是他身居人民日报副刊部主任之位,全国有名气的杂文随笔作者,哪个不熟悉?于是冒昧打扰,致信蓝翎先生,恳请赐稿、提携家乡刚刚创刊不久的报纸之外,还拜托其介绍几位重量级作者。信寄出去,盼望着回信的心情,有时甚至比盼着一封回复的情书还焦急。每天下午收发室分拣的时间未到,就着急地去找自己的信件。

十几天后,一封印着“人民日报”字样的信在一堆来件中被我发现,果然是写给我的,果然是蓝翎先生的一封亲笔回信。蓝翎先生祝贺齐鲁晚报创刊,答应闲下来时为晚报写文章,同时作为办报前辈寄语于我:办副刊你我皆半瓶子醋,一起努力吧。惊得我出了一身冷汗,一个入行不到一年的新兵,不要说半瓶子醋,估计连醋味都闻不着。不过,蓝翎先生的这句话作为提醒和鞭策,一直为我深记,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。信末,蓝翎先生给我介绍了著名诗人、杂文家邵燕祥先生,以及他的通信地址。我立即转投邵燕祥先生,不到十天就收到了朱正、谢云、何满子、牧惠、舒展、刘征、刘绍棠、魏明伦、徐城北、陈四益等一千写家的联系方式。我立马行动,写信联系,诸如“承蒙邵燕祥先生介绍,冒昧打扰,不吝赐作,感激不尽”之类好听的话,全在信里了。效果立竿见影,此后这些先生都成为我的常态作者,而且起到了滚雪球的作用,罗竹风、冯骥才、忆明珠、田仲济、吕曰生、冯英子、赵丽宏、陈村等作家先后入队,作者力量日渐强大,受到读者喜爱。

抚今追昔,感慨颇多。时光流逝没有冲淡我对各位先生的感激之情,先生们却未能抵挡住岁月的无情蹉跎。过去几年时间,刘绍棠、公今度、冯英子、蓝翎、何满子、罗竹风、田仲济、牧惠、邵燕祥、徐城北、魏明伦诸先生相继离世。先生们的名字印在了永不褪色的报纸上,他们的作品至今读来充满精气神儿,作为一笔沉甸甸的宝贵精神财富留给后代人。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者、工作者,我甚感荣幸。

魏明伦先生去世前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献出来,留存光明在人间。我将其视作魏明伦先生的一封来信,不仅于我,也是魏先生写给每一位读者的信。我们都能读懂:此举大爱,善者长在。

(本文作者为高级记者、媒体从业者)

□高绪丽

快到端午节了,舅母给她的大姑姐也就是我的婆婆送粽子。有孩子需要照看的舅母不仅自己动手包了三锅粽子,还非常细心地把各种馅料的粽子提前分装好。我回去后,婆婆又把每种馅料的粽子留出来一些给我,晚上带回城里,孩子们直呼吃得过瘾。节日的仪式感,除了节日由来已久的内涵和意义,还有亲人之间弥足珍贵的相互挂念。当然,对美味的向往与留恋,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美好。

无数粒糯米相遇,用青绿箬叶包裹,被抚摸、挤压,重塑成为标致的立体三角,一粒原本稀松平常的糯米,一跃成为有思想、有内涵的灵魂解说者,被世人津津乐道。一粒米如此,人更是如此。有人说,“你的日常,你的白天黑夜,你的五官、体肤和心,都被生活浸泡着,一旦为文,就是散文。”

从万物复苏到一路繁花,端午好像阡陌乡间行走的邻家女孩,用背影默默为我们的时间引路。有人说她是从《诗经》里走出来的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,但我更钟情于她身上独有的行走山水的灵气和秉性,如同长在山野间的一株艾草,端午一到,气味便深情滋长,欣然融入寻常百姓家。

这时候去城西的农贸市场走走,就连市场上方的空气都沉浸在艾草意味深长的香气里。那些摊位是临时添加的,摊主多是附近村子纯朴的乡人。他们把艾蒿修根去泥,用象征美好的红绳绑束。有人上前询价,摊主仰起黝黑的脸,露出一口常年被烟垢裹藏的牙齿,“一块钱,一束。”买家也不多言,付钱,拎走一束相中的艾蒿。

读《人间草木》,读到“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,不是怀人,不是思乡”,那些平日藏在记忆深处的回忆,立即像跳跃出水面张嘴呼吸的鱼,迫切地想要一吐为快。

每年端午这天,赶在太阳出来之前,父亲总要去村后的小路旁薅回来一大捧艾蒿。小小的我想跟着一起去,头天晚上就央求父亲带上我。

那天,我们到时,村西头的三叔已经先到了,他与父亲打招呼,两人递烟的工夫,从村口过来一位推小车的老人,他把腰驼成了离地六十度,步履蹒跚,近了才看清是住在村子南头的老人。父亲把烟狠狠吸上一口,快走几步来到一大片艾蒿跟前,俯下身子,拦腰扯过来一把艾蒿连根拔起,一把、两把……父亲身后的艾蒿堆成了一座小山。老人把推车推到离我们还有几步的地方,停下来不走了。父亲抱起那堆艾蒿快走几步,把它们全部放到老人的小推车上,没言语,转身回来,继续陪三叔说话。老人看了看父亲的背影,张张嘴欲言又止,一声叹息后,转过身推着小车回村里了。三叔朝村口看了一眼,嘀咕一句:“以前没少欺负咱!”父亲看着远处的山,默然良久,回了句:“都放下了。”眼看天大亮,有叔叔伯伯陆续从村口走出来,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奔向路旁的艾蒿。它们生长数月,也只盼得这一端午。或许草木也懂得,世间的轮回不一定是你情我愿,但很多时候又只能是你情我也得愿。

当我与父亲披着清晨的风回到家,母亲早已站在家门口等候多时。她把薅回来的艾蒿捋齐,拿剪子去根去泥,找出备好的红布条,捋着艾蒿茎身,抓一把瞌睡虫(一种长得类似麦穗的植物,据说端午这天看见它,不瞌睡,精神),抽几根桃枝,一起一翻一转,利落地一缠一绕,捆成一束。

捆好的第一束艾蒿,父亲会給奶奶送去,第二束才肯挂到我家的门楣上。以前长在山野,没有觉出它有什么不同,来到我家后,每天上学放学都第一时间抬首仰望它,总觉得它变得不一样起来,它的腰身细长,就连叶子的轮廓也那么好看。

入夏后,暑热濡湿,我们身上常常起些红疙瘩,母亲见了不慌不急,找出之前的艾蒿煮水给我们泡澡。后来我做了妈妈,也常常模仿母亲,用艾蒿煮水给我的孩子泡澡。有一年,小孩睡觉不好,婆婆从村里打听到用艾叶枕头好,特意上山采了两天的艾蒿,然后把艾蒿倚墙根阴干。直到现在,孩子依旧枕着婆婆用艾叶填满的枕头。同样在天地间行走,我们与山野的缘分或许会更深一些,用很少的泥土照样活出精彩,这不止是一棵草的智慧。

“粽子香,香厨房;艾草香,香满堂。桃枝插在大门口,出门一望麦儿黄……”伴着端午的儿歌再次在耳畔回响,写在纸上的回忆已将我带向远方……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作协会员)

